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一)

姜浩 译

周伟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意〕 萨·斯特拉蒂	
理发师堂米凯利诺	员
〔意〕 马·索尔达蒂	
雪”地上的脚印	園
弗洛里昂咖啡馆的椅子	猿
〔意〕 瓦·普拉托利尼	
搬迁	源
芳姐	缘
〔意〕 罗维塔	
昆蒂诺与马尔科	远
〔意〕 帕皮尼	
没有归还的一天	豫
〔意〕 科米索	
阿明达	愿
〔意〕 卡斯泰乐诺伏	
失落的信	怨
〔意〕 博伊托	
黑象	苑
〔意〕 卜加丘	
弗德里哥的故事	愿
〔意〕 焦·阿尔皮诺	
孔雀	苑

〔意〕路·马莱尔巴

碰上鲨鱼以后 员远

〔意〕意·卡尔维诺

糕点店的盗窃案 员远

〔意〕托比诺

一封私人的信件 员远

理发师堂米凯利诺

〔意〕萨·斯特拉蒂

那天晚上广场上挤满了人。大家等待着离乡多年从美国归来的堂米凯利诺。然而公共汽车似乎总也开不到山上来，大家等急了在喋喋不休地议论着。他们都说堂米凯利诺是自己的亲戚，不是母亲那条线上的便是父亲那条线上的；即便不沾亲也是好朋友，从小就在一块玩。但是独眼龙佩佩宣称自己才是他真正的亲戚。佩佩又高又瘦，一辈子不肯吃苦，靠别人救济过日子，尤其受惠于堂米凯利诺的母亲，那是当她还活着的时候。这个可怜女人给他留下一切，甚至把给自己筑墓的钱也给了他，因为她一想到死后要伴黄土而眠便吓得浑身哆嗦。可他只挖了一个大坑把她草草埋掉，筑墓的钱全部装进了腰包。嗨，瞧，公共汽车来了，大家迎了上去，仿佛来的是一位部长。堂米凯利诺打开车窗，挥动双臂向大家致意。人们不停地拥抱他，问他生活得怎么样。他回答所有人的问题，那张发亮的胖脸上挂着笑容。他的打扮胜似男爵，手上还戴着金表。就这样，从广场到家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堂米凯利诺踏进故居时，夜幕已经降临了。他打量着曾经目睹自己诞生和父母过世的四堵墙壁，回忆起许许多多往事，眼里充满了泪水。

“您回来不是为了落泪的！”看望他的女乡亲们对他说，“您母亲虽然死了，但村里人都很尊敬他。”

— 员 —



“我要是有这样的命就好啦！”一个女乡亲说。

“回家见不到母亲多么不幸啊！”

“家里没有母亲就显得空空荡荡的！”

“不过她在天上看着您，祝福您哩！”

“没有一个母亲像她那样对儿子那么好！”

“也没有一个儿子像他那样对母亲那么好！”

堂米凯利诺擦干眼泪，开始和大家谈论别的事。

这时独眼龙佩佩和他的全家人一边忙着做饭，一边与来看堂米凯利诺表弟的人们攀谈。门外聚了许多孩子，他们赤着脚，穿着肮脏的衣服，佩佩的大儿子站在门口不让他们进屋。他的大女儿像是一家之主。他的妻子抱着另一个孩子，孩子的双臂搂着她的颈项。佩佩和来看堂米凯利诺的人搭讪，给他们斟酒。

这天晚上人们在家里或者在街上不谈别的，只谈着堂米凯利诺。他们说现在男爵也会来讨好他，远远看见他就会先向他致意。他们也议论独眼龙佩佩。他们说堂米凯利诺一不留神就会掉进独眼龙的圈套：独眼龙早在策划把女儿嫁给他了。

一个多星期来堂米凯利诺门庭若市，大家都给这个“美国人”出主意，或者问他回到意大利后准备做什么。当然，他没必要考虑工作。人们认为他手头有这么多钱，可以靠吃利息过活。人们重复和评论他说的一切，甚至模仿他的手势和他说的美国话，复述他讲的有关美国的一切。在他看来，美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在那里人人都有工作，不必在任何人面前低三下四，那里既没有王子，也没有男爵。

有妒忌心的人提醒他小心独眼龙佩佩。不过独眼龙的手



腕可真高明。

“嗯，我亲爱的堂米凯利诺，我一直在想念着你！”独眼龙对他说，“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咱俩都没有兄弟姐妹。唉，你知道，你的母亲，我的姨妈，心地多么善良，对我是多么好吗？当然，我对她也一样！没有她，我连吃一颗葡萄的胃口都没有。那天夜晚她去世了，我流了多少眼泪啊。是我亲手挖的坟，把她安葬的，”他把一只手放在胸前，“我守护了她整整一夜，只有我一个人；几个月一直是我照顾她。还有我的女儿泰莱莎，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床边。现在也许会有人对你说些风言风语。这都是出于妒忌……唉！……世道糟透了！……我不想伤你的心，不想把善良的姨妈临死前躺在床上对我讲的一些话告诉你……你可能以为我想从你身上得到点什么……如果我是这种人的话，宁愿天诛地灭……唉！……姨妈对我说：‘告诉他，你自己告诉堂米凯利诺，你对我是多么好。如果我的眼睛还能看见他，我会告诉他你是多么善良，你的全家是多么善良，我会讲得口干舌燥的。告诉他只有你守护着我，泰莱莎就像是我的亲骨肉。还要告诉他，我是怀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这世界的，因为我命不好，三十年还没能重新见到我的独生子。’”

“希望您能知道这些，表弟！”独眼龙的老婆插话道。她仍旧抱着儿子，儿子身上穿着新衣服，嘴里嚼着水果糖。

堂米凯利诺听到这些话，潸然泪下。

“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他对佩佩说，同时伸出一只手搭在独眼龙的肩上，“你就把我当做你的亲兄弟吧。”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兄弟！我的全家都愿意为你效劳。泰莱莎尤其喜欢你。”

— 猿 —



可怜的泰莱莎听从父母的劝导，整天侍候在堂米凯利诺的周围。她甚至为他解鞋带，脱鞋，穿袜子，熨烫衬衫和长裤。

“多能干的姑娘！多能干的姑娘！”堂米凯利诺感叹道。他用手拍拍姑娘的肩膀。然而他对她没有一丝邪念。

“她将来会是个贤妻良母的！”泰莱莎的母亲马上插话说，“谁娶她做妻子就算享福啦！真是一个贤慧正派的姑娘！”

“这些话你不应该讲，”丈夫用责备的口吻说，“不应该由咱们来夸奖自己的儿女。”

泰莱莎在屋里忙个不停，她嘴里总是说“是”，对你父亲更是如此。

“您要小心，独眼龙会像利用您母亲一样地利用您。”妒忌佩佩的人对堂米凯利诺说。

“您要留神，他会把女儿硬塞给您的。”

“难道您没看见他们长胖了吗？”

堂米凯利诺认为人们这样讲是存心不良，就说：

“我祈求上帝赐给我健康的身体和一颗善良的心，直到我去世为止。至于女人，我已经是过来人了。”

他当着独眼龙的面也讲这番话。然而独眼龙并不灰心，仍旧教泰莱莎怎样去讨好堂米凯利诺。泰莱莎，这可怜的姑娘，只好硬着头皮照父亲的吩咐去做。可堂米凯利诺表弟却无动于衷。他认为泰莱莎的做法不大对头，并到佩佩那儿发了一通牢骚。佩佩当着表弟的面打了女儿。

人们知道了这些事，说这是一场闹剧。

“如果您不小心的话，他们会给您带来很多麻烦的！”那

— 源 —



些无所事事的人对堂米凯利诺说，“您没有发现，他们大吃大喝都是花您的钱吗？”

堂米凯利诺也注意到这一点，有一天对表哥说：

“我的佩佩，我想独自过日子，自由一些。你别以为我很有钱，花钱就像流水一样。为了不至于饿死，我得工作。我想开个理发店，越早越好。”

独眼龙不高兴了。

“你不要以为我在花你的钱！”他说，“我们全家人都在为你做事。你好好想想就会明白，吃亏的其实是我们。当然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怀念你的母亲。”

他们离开了这所房子。

独眼龙表面上怒气冲冲，其实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盼着堂米凯利诺到他那儿去，拽住他的手臂对他说：“来吧，回我家里来。没有你们我无法生活。我觉得孤独，不知道怎么办好！”

可是堂米凯利诺却忙着自己的事情。

一天上午，他悄悄到勒佐市去了。几天之后他和那个城市的一个漆画匠一同回来，两人在广场上的一所房子里闭门不出。

“据说他们把这所房子布置成了天堂！”闲人们议论着。有一个人凑到锁孔上向里张望。

“我看见镜子，还有满天星星和月亮。”他马上对其他人说。

大家听得目瞪口呆。一个星期六上午，堂米凯利诺打开了理发馆的店门，大家都很惊讶。村里人纷纷涌到广场上来看，七嘴八舌，议论个不停。

— 缘 —



堂来凯利诺发现自己引起了大家这么大的兴趣，高兴得手舞足蹈。

妇女们走进店内，对着大镜子打量自己，从脚趾头到头发梢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她们看到自己衣衫褴褛，头发蓬乱，脚上没穿袜子，脸上满是一条条痛苦的皱纹，个个大吃一惊。

“我多么丑陋呀！”

“我变得多老呀！”

“我变多了！”

“我都认不出自己来啦！”

“您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进步，我的堂米凯利诺！”

“哼，现在即使没有面包，我们也不在乎了。”有人用嘲讽的口吻说。

从这一天起，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到理发店里去刮胡子。堂米凯利诺得费很大劲儿来擦干净他那张漂亮的理发椅，那些乡巴佬穿着粘满泥巴的裤子，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就像坐在他家的灶台上。这使堂米凯利诺想起了可爱的美国，那里每个人都衣冠楚楚，连穷光蛋也一样。

独眼龙每天终日坐在教堂的台阶上，冷眼看着对面的理发店，说着风凉话。

“这家伙迟早会要饭的，”他说，“那时候我才高兴呢！”

他没有说错。

“您想要什么，我的堂米凯利诺？您以为我像您一样到过美国吗？我很想给您付钱，可是我没钱我可以给您一点麦子，或者几棵蔬菜。”顾客们总是对堂米凯利诺这样说。

“好的，好的！这些事情我心里有数！”理发师说，他终



归不是一个坏心肠的人。

多亏他有钱，花起钱来从不吝啬，仿佛这些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许多吃白食的人不停地缠着他。堂米凯利诺走进酒馆请大家喝酒。大家一边喝着酒，一边说着恭维他的话。他们说永远不会忘记一位这么慷慨的人。他想办什么事，只要一开口，他们都会为他赴汤蹈火——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反复对他说。付钱的总是他。独眼龙气得坐立不安。

“我准能看到这个布鲁克林的亿万富翁饿死！这个讨厌鬼！”他一遍又一遍地诅咒。

一年年过去，钱也在慢慢减少。但堂米凯利诺并不节制，仍然过着豪华的生活：佳肴美味，好酒好肉；

“这个疯子到头来会连一片面包也吃不上的，”乡亲们也开始这样说，“爱虚荣的人将受到上帝的惩罚。难道他忘记连一小片面包也吃不到的日子了吗？还不是多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否则他和咱们还不是一样。

“唉，堂米凯利诺，世界是为您创造的！您可真美，大吃大喝！我只能吃一块干面包，还得去锄地。”一个农民干了一个多月的活以后来刮胡子，对他说。

“我在美国流汗的时候却没人看见我！这个村子里充满了妒忌，但愿上帝保佑大家。”理发师大声说。

堂米凯利诺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是他自己引狼入室的。

一天上午，莫斯卡拉着儿子阿尔冯索的手来到理发店。

“我亲爱的堂米凯利诺，我只有这个儿子，”莫斯卡开始



絮叨。“我不忍心叫他去种田，或者看他一辈子当脚夫。请您收留他吧，教他一点手艺。”

“您要我教他什么呢？”堂米凯利诺问她，“你们村里的这些先生一年才理一次发！让他学一种别的手艺吧，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要给人理发……不过，你实在想这样的话，那就送他来吧！……我嘛……我习惯于做好事！”

“你要认真听师傅的话，”莫斯卡对儿子说，“一切要服从他。从今以后，他就像你的父亲……这样你才能过上绅士的生活，不会走上歪门邪道了。”

母亲说话时，小伙子打量着对面的镜子。他那双活泼的眼睛乌黑发亮，一绺头发耷拉在额头上，显得很精明。从那天起，他一直待在理发店。他肃立在师傅身边，数着师傅使剪刀的次数。他拿着剃刀、脸盆、刷子，片刻不离地守在一旁。

“真不错，”堂米凯利诺对顾客们说，“这个小杂种总是睁大眼睛看着，他会成为一个极棒的理发师的。”

“您得当心他抢您的生意。”顾客们对他说。

“真会这样吗？”堂米凯利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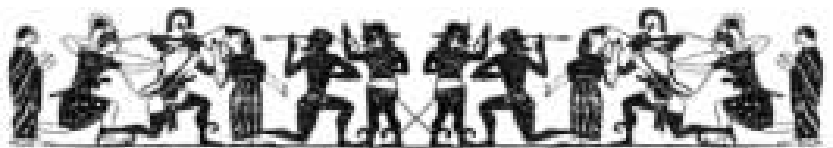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两个月后阿尔冯索就已经能够在农夫们硬邦邦的胡子上涂肥皂；一年以后，他刮起胡子来比师傅还要得心应手。

“嗯，是的！这孩子真的超过您了！”农夫们对堂米凯利诺说，“他的手艺已经超过您了。！”

堂米凯利诺得意地笑笑，他对徒弟十分满意，从未想到毁了他的竟会是阿尔冯索。

店里如今只剩下阿尔冯索一人在理发。堂米凯利诺每天上酒馆和朋友们打牌，喝得烂醉，深夜才跌跌撞撞回到理发

— 愿 —



店。

“喂，今天生意好吗？”他问阿尔冯索，口齿不清。

“抽屉里有一点钱。”阿尔冯索回答说。

堂米凯利诺打开抽屉，把里面几个钱装进口袋，然后说：

“阿尔冯索，明天早些来！”他和阿尔冯索告别后，径自回家，衣服也不脱，倒在铺有麦秸的床上。

他现在很穷，再也没钱像以前那样大吃大喝了。他只靠理发店的收入过活。生意不错，多亏阿尔冯索，他们还能赚到一些钱。

“咱们不久便有好戏看啦！”独眼龙不停地讲，“这个亿万富翁变成了穷光蛋，他的徒弟已经变成了师傅。”

阿尔冯索满了十八岁，已经成人。他身材瘦高，眼睛很大，衣着整洁，举止彬彬有礼，使用剃刀和剪子的技术十分高超。

“亲爱的堂米凯利诺，阿尔冯索可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他会把您的理发店骗到手的。”顾客们提醒他。

堂米凯利诺并非愚蠢到现在还看不明白。

“我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痛悔地说，“他会把我置于死地的。”

他没有说错，别人也没有说错。

一个晴朗的上午，堂米凯利诺的理发店却关着门。一个顾客到老理发师的家敲门，可是他还在睡觉。

“快给我刮胡子！”这人站在门外大声喊，“我要离开这儿了，可我的胡子却这么长！”

“什么，您忘了干活的是阿尔冯索吗？”堂米凯利诺在床



上喊道，“怎么，他还没有开门？您自己去叫他一声，如果您不嫌烦的话！”

“阿尔冯索自己开了一个理发店！”顾客叫喊着。

“什么？”堂米凯利诺愤怒了，像被马蜂蜇了一下那样从床上跳起来。

“他自己开了一个理发店，”这人重复了一遍，“我得把您店里的钥匙交给您，这是他刚才交给我的。”

“犹大的子孙，犹大的子孙！”堂米凯利诺一边说一边神经质地扣好裤子上的扣子。“他，他不应该这么干，对，不该这么干！……他毁了我，毁了我！……您看见他了吗？”他打开门问顾客。

“五分钟前看见的。我刚从他那里来！……这是您的钥匙。”

堂米凯利诺的脸像死人脸一样，他浑身瑟瑟发抖，像一片树叶。

“他也有许多镜子吗？也有许多剃刀吗？”

“我怎么知道呢，我的堂米凯利诺？我看见他在墙壁上挂了一面镜子。他埋怨说，他给您干活，您却连一个里拉也不给他。”

“一个里拉？！什么，他学我手艺还不够？他在我店里干什么活了？”

“您要我说什么呢”……还是快给我刮胡子吧，我没工夫可浪费了！”

堂米凯利诺关上家门，来到理发店，打开店门，开始在顾客的胡子上抹肥皂。他嘴里还是骂个不停。

“骗子的世界！坏蛋的天下！教别人手艺就等于教他们



如何吃掉你，毁掉你！”

“当心，别把肥皂抹进我嘴里！”

“您是一个主持公道的人，您说说，他这样做对吗？”

“您难道不明白，人到了一定时候需要自顾自吗？”

“自顾自？那良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义务放在什么地方？”堂米凯利诺大嚷，仿佛是顾客的过错。

“小心点，别割破我的脸！别讲话！”

“他不应该对他的师傅这样卑鄙，不应该！是我教他怎样拿剃刀的，是我呀！这事大家都清楚！……难道您连这一点也要否认吗？”

“我不否认，不过请您留心别刮破我的脸！”

“假使我当初没有把他收做徒弟，他现在会在干什么？锄地，锄地，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多亏我他才有今天，是这样！我最受不了的事您知道是什么吗？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离开我了。您觉得合适吗？有教养的人能这么做吗？”

“您说得对，请您留心我的脸！”

“他如果是个懂道理的，就应该告诉我一声……但他是个坏蛋，当着他的面我也会这样说，是的……他应该告诉我一声：‘师傅，您要知道，往后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干活了。您要知道，往后我要独立工作了。喏，这是您的钥匙，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他应该这样才对，不应该像叛徒、像犹太似地背叛我。”

你们想想独眼龙多高兴。

“嘿！”独眼龙冷笑着，报应终于到了！这个布鲁克林的亿万富翁死的时候一定会成为一个满身虱子的叫花子，连狗



也不想去为他送葬……怎么，您要到他那儿去刮胡子？他会让您受伤，他会刮破您的脸，因为他的手总在发抖。他是个酒鬼。还是到阿尔冯索那儿去吧，他是个好小伙子。”

的确，差不多所有人都到阿尔冯索那儿去。堂米凯利诺开始收半价。即便这样也只有几个老头子肯到他那儿去。这些老头子身无分文，只是给他一杯葡萄酒或者半个面包。他每天大部分时间坐在店门口晒太阳。

“唉，堂米凯利诺！您在干吗呢？”路过的人问他。

“晒太阳！”他悒郁地回答。

“您真有福气，能有个地方晒晒太阳！有人为了得到一块晒太阳的地方还得打仗。”

“您是在开玩笑，开玩笑！”堂米凯利诺摇摇头。他陷入了沉思。他想：如果他不把手艺传授给那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现在就不愁吃穿了。他诅咒蠢妇莫斯卡打搅他的平静的那个时刻，他也诅咒自己决定回意大利的那个日子。是厄运把他带到这块该死的地方。故乡有谁值得他回来呢？没有！然而该死的是有一样东西把他吸引到这儿来了。

每到晚上，他关上店门，就来到酒店，照例喝半公升葡萄酒，然后带着醉意回家，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直到深夜。他还常常大声自言自语。

“堂米凯利诺变成了这个样子，上帝呀！然而这都怪我自己，谁叫我引狼入室呢？把手艺传授给一个日后要来掐你脖子的人！上帝！……”说到这里他骂了两三声，“你，神圣的基督，你也有错！你为什么以要让我回到这儿来？……大家原先都吃我的，喝我的，现在谁也不看我一眼，谁也不理我！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不知羞耻，统统这样！……我运



气真好！……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像个国王！现在我成什么了？什么也不是！……我的主啊，你为什么要抛弃我？你没看见我已经皮包骨头了吗？你为什么允许我的徒弟向我开枪呢？啊，啊，啊！”他呻吟着，痛哭着，如同一个孩子。“犹大，犹大！我也遇上了犹大，神圣的基督！我们的门徒背叛了我们，是的，我们自己的门徒！”

讲完这番话后他平静下来，早晨很早他就起床到理发店去。如果有太阳，他就坐在店门外，似乎承担着数苍蝇和行人的任务。

“多好的天气呀！”路过的人对他说。

“确实不错！”堂米凯利诺接口道。他看到自己连半个里拉也没赚到，没法去买那每天必喝的半公升葡萄酒，心里郁郁不乐。而当他知道他的徒弟钱赚得很多，和母亲一起过得很好时，则妒忌得五脏六腑像刀割一样难忍。

的确这样，阿尔冯索总有活干。他逐渐有了很大的名气。你们想想，连附近村子里的人也到他这儿来理发，尤其是在节假日里。

“是我教给他，是我！是我教会他怎么拿剪子的，是我！”堂米凯利诺对所有和他搭话的人喊道，“而现在呢，这个骗子甚至不屑看我一眼！这是个教训，值得人人吸取。怎么，你难道不知道，你师傅没有活干，所有顾客都被你拉走了？啊，我的上帝！你们还有没有良心？你就这么说几句吧：‘我不愿意大家都到我这儿来，我想让几个顾客去我师傅那儿。’这算得了什么？可是不这样做，对任何人也不发慈悲；弱肉强食，同室操戈，儿子欺骗父亲！……啊，假如我还有力气的话！……”



“您会怎么办呢，堂米凯利诺？”人们不禁问他。

“我要毁掉这个世界！”

“不！您应该为大家的健康多干一杯。”他们见他怒气冲冲的，便讥笑着对他说。

“不！”堂米凯利诺大声道，“我要发动一场洪水毁掉整个人类。”

“您真想改变这个世界吗？”人们问他，“难道您不明白人生本来如此，而且将永远如此吗？您难道不懂得，老头必须给年轻人让位吗？人们到您徒弟那里去，这说明他的手艺比您的好。大家都说您的手发抖了。

“我的手？！啊！您也这么说？”堂米凯利诺厉声尖叫起来，然后伸出他那双瑟瑟发抖的、衰老的手说，“您看看，您亲眼看看，这是在发抖吗？”

“您自己看仔细点吧！”另一个人对他说，“是在发抖，抖得很厉害！”

“我的手发抖吗？发抖吗？您难道是瞎子？……再说，即使我的手是在发抖，这也不等于说我应该饿死呀！”

“这是另一码事！再说饿死并不值得，”一个人说，您念着点自己的健康吧！”

“我连一杯酒也喝不上，还谈什么健康呢？”

“噢，酒吗，您以前一下子就喝够了！”在场的人们说，“您原先应该想到这点呀！”

“原先他摆阔！”站在远处的独眼龙大声说。

“摆阔的是你和你的全家，你这个猪猡！”堂米凯利诺怒不可遏。

那天要是阿尔冯索不在附近，独眼龙肯定会揍他一顿。

— 源 —

